

从诗词窥探宋人的长安情结

雷 小 虎

摘要：长安作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都城，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长安情结油然而生。长安情结是人们对于汉唐盛世的向往和对于长安正统地位的认同。北宋时期，统治者定都汴京，长安失去了都城的地位，逐渐变得荒凉。南宋时期，长期被人们视为正统之地的长安被金军占领，让宋人痛心不已。两宋时期，宋人在处理民族事务上屡次受辱，使得宋人的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挑战，而汉唐盛世时期的长安则是宋人的最佳精神寄托，使得长安超脱了简单的地理概念，成为了宋人渴望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的象征，因此，相比前人，宋人的长安情结更加鲜明，而且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宋人这种独特的长安情结在宋人的诗词中，表现的十分明显。

关键词：长安情结、宋诗、宋词、陆游、辛弃疾

宋代之前，长安作为我国古代最主要的都城，是汉唐盛世时期的中心，象征着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峰，代表着国力的强盛，经济文化的繁荣。因此历代文人墨客都用了大量的笔墨对长安进行书写，宋代诗词也是如此。宋代诗词不仅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也是宋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两宋时期，虽然长安不再作为都城，但是宋人对于长安的书写仍然具有很大篇幅。但是同时期，宋人关于汴京和临安的书写则极为少见。以全宋词为例，全宋词¹中，直接出现“长安”的词句有319首，约占全宋词的1.5%。而相比之下，全宋词中，出现“临安”的词句只有15首，出现“汴京”的更是只有2首，远低于同时期长安的书写。宋人忽视当朝都城汴京和临安，以如此大的篇幅书写一个地方城市，这是极其罕见的。而这其中的缘由，与宋人独特的长安情结是密不可分的。长安情结自古就有，是人们对于汉唐盛世的向往，对于长安正统地位的认同。但是宋人的长安情结对前人的长安情结既有继承，又有新的发展。一方面，从时代上，宋代与唐代相隔不远，宋人对大唐盛世时期的长安有很深的感触，而两宋时期长安逐渐衰落，令人唏嘘不已，因此这一时期，对长安的怀古凭吊成为宋代诗词的一大主题。另一方面，两宋时期，宋人在处理民族事务上，屡次受辱，而长安正是宋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的最佳精神寄托，这一点在中原和关中之地被金军占领之后显得更加突出。最后长安在宋人心中，超脱了普通的地理概念，成为了民族富强、国家统一的象征。

近年来，从诗词角度研究古代社会状况有所兴盛，但是过去人们在诗词的研究过程中，多是从文学的角度去解读诗歌本身，与史学的联系相对较少。本文将力求将宋代诗词与史学相结合，从宋代诗词的角度去解读宋人独特的长安情结。

宋代诗词中，关于长安的书写有一部分是单纯的描述长安地区的景色、事物，其中包所含的深层思想较少，因此在本文中，这类诗词将涉及较少。本文主要讨论的诗词内容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宋人对长安的怀古凭吊，第二部分是南宋时期，宋人痛失长安，渴望收复国土，第三部分是长安的象征意义。

一、宋人对长安的怀古凭吊

北宋时期，统治者定都汴京，长安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北宋时期的长安，经唐末和五代时期的军阀混战，屡次遭受焚劫，早已破旧不堪。南宋时期，过去名扬四海的长安城已经被金国所统治，沦为异邦。宋金对峙，长安是双方作战的前沿阵地之一，遭受破坏的程度尤甚。从唐到宋，短短时间内，昔日的盛世景象变成了今日的衰败情景。因此，宋朝时期，当人们再次看到汉唐盛世时期的遗迹时，不禁让人感叹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令人唏嘘不已。因此宋人对长安的怀古凭吊在宋代诗词中占据很大的篇幅。北宋时期有：

周邦彦的《西河》：“追思唐汉昔繁华，断碑残记。未央宫阙已成灰，终南依旧浓翠。对此景、无限愁思。绕天涯、秋蟾如水。转使客情如醉。想当时、万古雄名，尽作往来人、凄凉事。”²

王禹偁的《杏花》：“长安废弃迁都后，曲沼荒凉一梦中。见说旧园为茂草，寂寥无复万枝红。”³

王珪的《平调》：“游人重到曲江头。事往涕难收。空余御幄传觞处，依旧水东流。”⁴

苏舜钦《览含元殿基因想昔时朝会之盛且感其兴废之故》：“在昔朝元日，千门动地来。方隅正无事，辅相复多才。……虽念陵为谷，遥知祸有胎。青编遗迹在，此地亦悠哉。”⁵

惠崇《游长安诗》：“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⁶

南宋时期的有：

康与之的《菩萨蛮令 长安怀古》：“秦时宫殿咸阳里。千门万户连云起。复道亘西东。不禁三月风。汉唐乘王气。万岁千秋计。毕竟是荒丘。荆榛满地愁。”⁷

康与之的《诉衷情令 长安怀古》：“阿房废址汉荒丘。狐兔又群游。豪华尽成春梦，留下古今愁。君莫上，古原头。泪难收。夕阳西下，塞雁南飞，渭水东流。”⁹

李献甫的《长安行》：“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向来百二秦之形，祇今百二秦之名。”⁹

陈规的《过骊山》：“丰镐无由问故基，三章只见黍离诗。而今多少华清石，都与行人刻艳词。”¹⁰

刘辰翁的《八声甘州》：“记前朝、鹤会又重来，攀翻第三桃。看云华授策，麻姑擘脯，嬴女吹箫。寻思曲江旧事，宫锦胜龙标。奏罢清华梦，独立春宵。”¹¹

汪元量的《好事近》：“独倚浙江楼，满耳怨笳哀笛。犹有梨园声在，念那人天北。海棠憔悴怯春寒，风雨怎禁得。回首华清池畔，渺露芜烟荻。”¹²

从上文可知，宋人对长安的怀古凭吊，主要是通过汉唐盛世时期，代表长安繁荣、宏伟的标志

性宫殿或景区来体现的，典型的宫殿和景区如下。

未央宫：未央宫是西汉王朝最主要的皇宫，也是西汉王朝两百余年政治统治的枢纽。西汉王朝时期，未央宫金碧辉煌、宏伟壮丽。西汉之后，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都曾将未央宫作为皇宫。直到唐朝，未央宫仍在使用，武宗时期还曾对其进行过修葺¹³，之后未央宫由于缺乏管理，逐渐废弃，宋代时期已经逐渐成为废墟。上文中，周邦彦的《西河》、惠崇《游长安》就是通过未央宫来表达对长安的怀古凭吊。

华清宫：唐代君主有在宫殿之外修建离宫别苑的习惯，其中以华清宫最具代表。华清宫位于骊山北麓，以温泉汤池著名。唐玄宗喜好华清宫，先后数十次到达华清宫，并在此大兴土木，使其成为长安城东最大的离宫。安史之乱之后华清宫便开始衰败，由于缺乏维修，后世君主很少至此，后晋时期更是将华清宫赐予道士，因此到北宋时期，华清宫早已是破旧不堪，荒草丛生。上文中，陈规的《过骊山》、汪元量的《好事近》就是通过华清宫来表达对长安的怀古凭吊。

曲江：唐朝的长安城外，河流环绕，风景秀丽，加之人工的精细雕琢，形成了多处风景区，其中曲江池是唐长安城内最著名的风景文化景区，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僧侣，都爱聚集于此。唐代新科进士及第，都爱在此庆祝，曲江流饮成为美谈。因此曲江也是大唐王朝繁荣的重要标志。宋朝时期，由于长安地位的下降，曲江的盛景不再，池水甚至逐渐干涸，被开辟为农田。上文中，王禹偁的《杏花》、王珪的《平调》、惠崇《游长安》、刘辰翁的《八声甘州》都是通过曲江来表达对长安的怀古凭吊。

此外，含元殿、玉华宫、终南山、定昆池等，都是宋人表达对长安怀古凭吊的重要依托物。

两宋时期，都有大量诗词，通过汉唐盛世时期标志性事物的前后变化，表达宋人对长安的怀古凭吊，而且这类诗词都是以抒情为主，感叹事物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北宋和南宋的凭吊诗词中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北宋凭吊诗词中，写景的成分相对较多，而且多写实景。而南宋时期的凭吊诗词中，写景的成分更少，除了表达长安景象今非昔比之外，也更多地流露出对当时时局的担忧。

二、南宋时期，宋人痛失长安，渴望收复国土

南宋时期，金军大举南下，南宋大量国土沦陷，富平之战之后，包括长安在内的关中之地完全沦为金军的统治。自古以来，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之地就被人们视为正统之地，对于长安的失陷，南宋官民是痛心疾首的。因此这一时期，呼吁南宋政府励精图治北伐，甚至期望亲自杀敌报国成为了时代的浪潮。这一时代浪潮在南宋诗词中表现的也是十分明显。

以陆游为例，陆游出生第二年，就爆发了靖康之难，少时受家庭影响，形成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年时入川，并投身军戎。政治上，陆游坚持主张抗金，并将关中之地视为汉人的根基之地，多次建议定都关中，这些思想在他的诗句中也有涉及。如《山南行》：“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

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¹⁴,《醉题》“代北胡儿富羊马,江南奇士出菰芦。何由亲奉平戎诏,蹴踏关中建帝都”¹⁵,《感事》“鸡犬相闻三万里,迁都岂不有关中?广陵南幸雄图尽,泪眼山河夕照红。”¹⁶ 对于关中之地的失去,陆游也是痛心疾首,多次表达自己的悲愤之情。如《感皇恩》:“小阁倚秋空,下临江渚。漠漠孤云未成雨。数声新雁,回首杜陵何处。壮心空万里,人谁许!”¹⁷《闻虏乱有感》:“前年从军南山南,夜出驰猎常半酣。玄熊苍兕积如阜,赤手曳虎毛毵毵。有时登高望郿杜,悲歌仰天泪如雨。头颅自揣已可知,一死犹思报明主。”¹⁸ 为了收复关中之地,陆游也数次与金军在大散关等地进行交战。写下了大量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诗句。如《书愤》:“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¹⁹《岁暮风雨》:“独骑洮河马,涉渭夜衔枚。”²⁰ 但是由于南宋政府的总体战略一直是偏安一隅,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决心北伐,陆游空有一腔热血,终究无法施展,让人无限感叹。如《观长安城图》:“许国虽坚鬓已斑,山南经岁望南山。横戈上马嗟心在,穿堑环城笑虏孱。日暮风烟传陇上,秋高刁斗落云间。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²¹《书事》:“关中父老望王师,想见壶浆满路时。寂寞西溪衰草里,断碑犹有少陵诗。”²²

陆游对于长安正统地位的认同,对于长安失陷后的悲痛,对于收复长安的渴望,以及抱负无法施展的哀恸,代表着很大一部分南宋人的心声。除陆游外,这一时期,表现宋人渴望收复关中之地的诗词还有:

方千里的《少年游》:“丹青闲展小屏山。香炉一丝寒。织锦回纹,生绡红泪,不语自羞看。相思念远关河隔,终日望征鞍。不识单栖,忍教良夜,魂梦觅长安。”²³

李曾伯的《水龙吟》:“旌旗才举,胡雏马上,闻风西走。一点阳春,无边德泽,淮山长久。待官军,定了长安,貂蝉侍、未央酒。”²⁴

胡世将的《酹江月》:“神州沉陆,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半壁。塞马晨嘶,胡笳夕引,赢得头如雪。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²⁵

由上文我们可以发现,由于长安被金军占领,这一时期,宋人关于长安的书写中,战争诗词明显增多。甚至很多诗词的作者本身就是宋金川陕战争的参与者。上文说道,陆游中年时曾入川,投入四川宣政使王炎门下,为其出谋划策,甚至多次上战场,与金军战于散关等地。胡世将更是曾经担任川陕宣抚使,多次指挥宋军与金人正面作战。

三、长安的象征意义

长安的象征意义在宋朝之前其实就有所体现。由于长安是中国汉唐盛世的见证,聚集着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长安意味着国力的强盛和文化的繁荣。唐朝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无数寒门子弟在长安取得功名,因此长安又成了成功的代名词,是每一位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说,长安在宋朝之前多为实指,以地理概念为主。

进入宋朝之后,长安除了作为地理概念之外,更升华成了一种符号,一种象征。这些象征意义,

有不少是从前朝所继承过来的，例如用长安道代表仕途，用日近长安远代表仕途不得志，用曲江宴饮代表新科进士及第。典型的诗词有：

晁端礼的《蓦山溪 轻衫短帽》：“轻衫短帽，重入长安道。屈指十年中，一回来、一回渐老。”²⁶

宋无名氏的《忆王孙》：“长安此日知多少。日易见、长安难到。”²⁷

李元膺的《蓦山溪》：“青嶂晚，碧云深，日近长安远。”²⁸

欧阳修的《临江仙》：“记得金盞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岐路，空负曲江花。”²⁹

秦观的《忆秦娥》：“曲江花。宜春十里锦云遮。锦云遮。水边院落，山下人家。”³⁰

除此之外，长安在宋朝还有一种象征意义更具时代性，即用长安代指两宋时期的都城。北宋时期，用长安代指汴京的诗词有：

苏轼的《沁园春·孤馆灯青》：“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³¹

苏轼的《西江月》：“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马首长安。旧官何物与新官。只有湖山公案。”³²

周邦彦的《苏幕遮·燎沉香》：“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³³

南宋时期，用长安代指临安的诗词有：

郭应祥的《万年欢》：“佳气葱葱，望长安日下，鸾鹤翔舞。天祐皇家，当年挺生真主。”³⁴

吴文英《三姝媚》：“又客长安，叹断襟零袂，浣尘谁浣。紫曲门荒，沿败井、风摇青蔓。”³⁵

张炎《绮罗香》：“长安谁问倦旅。羞见衰颜借酒，飘零如许。漫倚新妆，不入洛阳花谱。”³⁶

两宋时期，虽然国家经济十分繁荣，但是两宋政府在政治军事上的不作为，使得宋人在处理民族事务上屡受屈辱，甚至数次处于亡国的边缘，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另一方面，辉煌灿烂的汉唐盛世正好可以唤醒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因此两宋诗词多用长安去代指当朝都城，除了表达这是国家的权利中心或都城之外，显然承载着作者希望祖国统一，国家强盛的情感。表明长安已经超过普通的地域概念，成为了都城的代名词。

两宋时期，用长安代指都城的情形中，有一类十分特殊，即南宋时期，用长安代指北宋的都城汴京，典型诗词有：

辛弃疾的《菩萨蛮 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江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³⁷

辛弃疾《满江红 送信守郑舜举郎中赴召》：“湖海平生，算不负、苍髯如戟。闻道是、君王著意，太平长策。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³⁸

刘克庄的《沁园春 答九华叶贤良》：“怅燕然未勒，南归草草，长安不见，北望迢迢。老去胸中，有些磊块，歌罢犹须著酒浇。休休也，但帽边鬓改，镜里颜凋。”³⁹

陈亮《贺新郎 寄辛幼安和见怀韵》：“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

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⁴⁰

崔与之的《水调歌头 题剑阁》：“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⁴¹

刘仙伦《念奴娇 感怀呈洪守》：“吴山青处，恨长安路断，黄尘如雾。……天高难叫，若为得诉忠语。追念江左英雄，中兴事业，枉被奸臣误。不见翠华移辇处，枉负吾皇神武。击楫凭谁，问筹无计，何日宽优顾，倚笻长叹，满怀清泪如雨。”⁴²

史浩《清平乐 游石头城》：“风流只解遗鞭。便好扬舲北伐，举头即见长安。”⁴³

这类代指很有特点，其中的情感也更显复杂。汴京被金军攻破之后，宋徽宗和宋钦宗也被金军掳走，中原立国以来，从未受过如此打击，宋人更是将靖康之难视为奇耻大辱，为了抹掉这段不光荣的事实，南宋一朝甚至很少有相关方面的记载。但是另一方面，靖康之难已经深深烙在每一个爱国人士的心中，南宋爱国诗人岳飞在《满江红》就写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⁴⁴他们一直迫切希望收复汴京，一雪国耻。南宋时期，用长安代指北宋都城汴京的诗词多为战争诗词，以辛弃疾及陈亮、刘克庄等辛派词人为代表，诗句慷慨激昂，风格悲壮豪迈，多以战场杀敌为主题。而此处用长安代指汴京，也寄托了词人们太多的期望和抱负。这其中沉重的情感，显然不是汴京所能承载的。而此类诗词中的收复长安，也绝不是仅仅是单指收复汴京，它包含着词人们对祖国统一和国家富强的愿望与决心。

四、宋人长安书写的深层缘由

两宋时期，宋人以如此大的篇幅记述一个地方城镇，这其中是有深层缘由的。

1、唐宋时期，长安社会状况的变化

在宋代之前，长安作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古都，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十分重要的一笔。从周文王建立丰京开始，至唐朝灭亡，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立都城，建都时间长达一千余年。长安位于关中平原腹地，此地气候温暖湿润，河流众多，水源丰富，水利建设和农业经济发达，使得关中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司马迁就曾经说过：“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⁴⁵。除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之外，长安周边的地理形势也是十分险要。过去关中之地有“百二”之说，形容关中地势显赫，只需两万人马就足以抵挡百万敌军，进可攻，退可守。西汉初，刘邦曾准备将都城建在洛阳。但是大臣娄敬和张良都建议刘邦将都城建在关中。娄敬认为：“夫与人斗，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胜。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⁴⁶把占据关中地区形容为掌握敌军的咽喉。因此史书描述关中，“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汧涌其西。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隩区焉。”⁴⁷因此自古以来，长安就是我国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唐代时期，长安更是世界的中心，规模宏伟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作为唐帝国的象征，长

安的气度和风范名扬世界。

但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长安曾多次卷入战场并数次被攻陷，每一次被攻陷之后，长安都遭受到了巨大破坏。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大军攻陷长安，代宗出走陕州，“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⁴⁸ 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发生泾原兵变，占领长安，德宗逃往奉天，长安再次遭受破坏。中和三年（883年）黄巢起义军败退离开长安时，“巢焚宫闾、省寺、居第略尽，拥残党越蓝田而逃。”⁴⁹ 唐末长安城遭受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于天佑元年（904年）。节度使朱温发动政变，胁迫唐昭宗迁居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⁵⁰

由于唐末五代时期，长安受战乱影响严重，宋代时期的长安已是满目疮痍，作为都城的条件已经不充分了。因此，北宋时期，统治者定都汴京，长安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成为地方城镇。

由于政治地位的下降，相比盛唐时期，北宋时期的长安显得十分荒凉。唐长安城总面积约84平方千米，包括宫城、皇城和外郭城。而宋代的长安城，沿用韩建改造后的皇城，面积不及原来的十六分之一。唐代时，京兆府管辖的范围有二十三个县，而宋代只有十三个县⁵¹。随着西夏在西北方崛起，北宋与西夏也屡起争端，战争频繁。长安作为北宋对西夏的前沿地带，受战乱的影响尤其之大。张鉴就曾经说过：“关辅之民，数年以来，并有科役，畜产荡尽，室庐顿空。加以浦洛之行，曾经剽劫；原州之役，又致迁延。”⁵² 余靖也曾上言：“今自西垂用兵，国帑虚竭，民亡储蓄，十室九空。”⁵³

但是北宋时期，长安仍是北宋的西北政治经济中心。北宋政府仍称长安为京兆府。北宋中后期，长安地区的人口和户籍开始恢复⁵⁴。由于人口的增长，政局的稳定，长安地区的农业和商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⁵⁵。

南宋时期，过去名扬四海的长安城已经被金国所统治，沦为异邦。这一时期，秦岭以南属南宋，关中归金，陕西北部属西夏。宋金对峙，关中是双方作战的主要阵地之一，遭受破坏的程度尤甚。而且史书记载，金军南下之初，对宋人的统治极其残暴。“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士多旷闲，遗黎惴惴”⁵⁶。此外，三国交通要道之地皆有重兵把守，禁止商人随意走动，宋金双方不仅禁止民间贸易，官方开放的榷场也时常受政治的影响而关闭。因此这一时期，长安的商业也受到了巨大影响。整个南宋时期，长安相比北宋更显荒凉，更不提相比汉唐时期的盛世景象了。

从唐到宋，短短时间内，昔日的盛世景象变成了今日的衰败情景。宋朝时期，当人们再次看到汉唐盛世时期的遗迹时，不禁让人感叹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令人唏嘘不已。

2、宋人对长安正统地位的认同

险要的地理形势，良好的经济基础，加上辉煌灿烂的文化，因此，我国历史上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定都长安，使得长安在人们心中早已成为正统的象征。尽管后期长安作为都城的弊端逐渐显露⁵⁷，但是人们视长安为正统，视关中为根基的思想却一直根深蒂固。这点在宋人心中体现的也是十分明

显。于是宋朝时期出现除了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宋代时期，长安作为都城的条件已经不充分，另一方面，贯穿两宋时期，人们对长安之地仍然念念不忘，并多次提出迁都长安，这种思想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表现地更加明显。

北宋建立之初。由于汴京周边无天险可守，因此宋朝被迫要实行“以兵为险”，这也是后来宋朝会出现“冗兵”的重要原因。因此宋太祖“欲据山河之盛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⁵⁸ 考虑迁都长安。但是由于赵光义、李符、李怀忠等多名大臣的反对，迁都之事只好作罢。

宋真宗时期。辽军发动“澶渊之变”，契丹骑兵长驱直下，直逼汴京城。虽然由于宋真宗亲征，宋辽之间达成澶渊之盟，危机暂时解决。但是迁都关中地区的想法被重新提上议程。秦观曾说道：“臣闻世之议者，皆以谓天下之形势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于梁，则天下之冲而已，非形势之地也。”⁵⁹ 不过迁都之事涉及各种利害关系，终究未能成行。

南宋之初，久为汉民族行政中心的长安为金军占领，于是这一时期，官民多有呼吁南宋政府励精图治，夺回国之根本，或依靠长安的险要，稳定全国局势，或直接提出迁都长安。南宋之初，大臣唐重就曾上言建都三策，其中上策就是“镇抚关中以固根本，然后营屯于汉中，开国于西蜀”⁶⁰，不久，唐重再次上书言道：“关中百二之势，控制陕西六路，捍蔽川峡四路。今蒲解失守，与敌为邻，关中固，则可保秦、蜀十路无虞。”⁶¹ 张浚也提出：“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⁶² 李纲也上言道：“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⁶³王若海也上书言：“天下者，常山蛇势地，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⁶⁴ 由于南宋官民的一致督促，加之高宗本人也希望通过川陕战场的胜利，来缓解金军在东面对南宋的威胁，于是高宗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总领西北军务，试图经略关中。建炎四年（1130年）宋金双方在关中平原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富平之战。宋军数量数倍于金军，但是由于指挥失当，宋军先赢后输，不仅未能收复失地，还致使关中大部分地区陷入金军之手。对于关中的彻底沦陷，宋人一直无法释怀，一方面督促南宋政府不要放弃失地，另一方面等待时机，伺机而动，希望能够夺回关中。吴玠、吴玠兄弟俩与金军进行了和尚原、仙人关等战役，阻止了金军继续南下四川。陆游曾向四川宣政使王炎进言道“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⁶⁵ 大臣虞允文也曾上书道：“恢复莫先于陕西，陕西五路新复州县又系于德顺之存亡，一旦弃之，则窥蜀之路愈多，西和、阶、成，利害至重。”⁶⁶

此后宋军虽然数次北进，之间也取得过局部胜利，但是南宋政府的大体方针还是偏安一隅。广大将士虽有一腔热血，终究无法施展。此后一百余年，长安基本还是处于金国的统治之下，令宋人痛心不已。宋人对长安正统地位的认同，对国家根本关中之地失去的痛心，对夺回关中、收复失地的渴望，多重情感，强烈而分明，在宋代诗词中表现的也是十分明显。

3、民族事务屡次受辱，期望国家富强

两宋时期，虽然赵宋王朝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但是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宋人却屡次受辱。宋人不仅屡次收复国土未遂，并多次面临亡国的危机。

北宋的领土问题最初主要是北部的燕云十六州。辽国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使得中原地区北方无险可守，直接处于辽国的威胁之下。对于燕云十六州的失去，宋人曾这样描述：“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番、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石晋轻以畀之，则关内之地，彼扼其吭，是犹饱虎狼之吻，而欲其不搏且噬，难矣。遂乃控弦鸣镝，径入中原，斩馘华人，肆其穷黩。卷京、洛而无敌，空四海以成墟。”⁶⁷ 因此，早在北宋初期，宋太祖就曾打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旗帜。但是太祖空有伐辽口号，并无伐辽行动⁶⁸。太宗继位之后，曾经发动两次伐辽战争。但是太宗的两次北伐不仅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还使得宋军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宋军从此在宋辽战争中处于守势。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军攻宋，在宋真宗亲自督战的情况下，宋军勉强阻止了辽军的南下，并以每年向辽输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为代价，与辽军签订“澶渊之盟”⁶⁹。“澶渊之盟”虽然保证了宋辽双方一百多年的和平，但是北宋每年需要向辽军输送大量白银和绢布，这给宋朝财政造成了重大负担，精神上野带来重大创伤。自古以来，受传统五服制度的影响，少数民族会根据其距中央王朝距离的远近以及与中央王朝关系的疏密情况，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中央王朝也会给予大量的赏赐，但是北宋每年向辽军输送白银和绢布却是单向的。虽然宋军输出的财物是以“助军旅之费”为名，但是人们都知道，“助军旅之费”与“贡赋”在实质上无异。“贡赋”不仅导致了宋人沉重的财政负担，更使得汉人自古以来形成的优越意识受到严重挑战。

除了北方的辽国之外，西北方的西夏在这一时期也逐渐兴起。宝元元年（1038年）过去臣服于北宋的西夏叛宋自立，西夏的统治者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北宋派重兵讨伐西夏，但是屡战屡败。最终元昊虽然继续向北宋称臣，但是西夏完全摆脱了北宋的控制，因此这种称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而且北宋换取元昊称臣的代价是每年要向西夏输送大量财物，这进一步加重了北宋财政的负担。因此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宋夏之争，北宋又一次成为了失败者。

金国代辽兴起之后，继续向宋军施压。靖康二年，金军攻破汴京，掳走宋徽宗和宋钦宗，不久后的川陕战场上，金军又占据汉人的根基之地关中，自从中原立国以来，汉人从未受到如此大辱。在此民族危亡关头，宋人的民族意识极度高涨，爱国热情高度膨胀，以岳飞为代表的爱国将士在战场上与金军殊死搏斗，并取得了部分胜利，但是南宋政府在与金军交锋的过程中一再妥协，偏安一隅。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双方签订“绍兴和议”。“一方面宋人每年要金输出白银25万两，绢25万匹，另一方面北宋需要向金称臣”⁷⁰。向金称臣这点对宋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北宋时期，北宋也向辽国和西夏输出财物，但是名义上，北宋和辽是兄弟国关系，北宋为长，北宋和西夏为君臣国关系，北宋为君，但是南宋与金的君臣国关系却是南宋为臣，金为君，这一点令宋人骨子里的优越感被彻底打破。随后的“隆兴和议”和“嘉定和议”同样没能改变宋人的命运，南宋的地位仍低于金国，而且每年需要向金输出大量白银和绢布⁷¹。

纵观两宋时期，我们发现，宋人在与辽国、西夏、金国的交锋中，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以至于宋人每年需要花费大量财物才能换取暂时的安宁。南宋时期，宋人甚至要被迫需要向金国称臣，这对一向自我的宋人来说，是无法容忍但又不得不容忍的。因此这一时期，宋人的民族自豪和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挑战。为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唤醒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宋人自发地从汉唐盛世中寻求慰藉。古代时期，“君国一体”的思想早已扎根人们的心中，君主的所在地国都更是万人瞩目。更多的时候，国都不仅仅是一个地狱概念，而且带有浓厚的政治概念，是国家最为显著的象征。因此汉唐盛世时期的都城长安理所当然成为了人们最为理想的心灵寄托。在宋人眼中，长安早已超脱普通的地理概念。它不仅象征着国都，更是国家大一统，民族富强的象征。长安寄托着宋人太多的情感，这其中的情感显然不是积贫积弱的北宋和偏安一隅的南宋的都城所能承载的。

汉唐盛世时期的长安，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峰，代表着国力政治的强盛，经济文化的繁荣，凝聚着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而两宋时期，宋人在民族事务中屡次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得两宋的都城汴京和临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远不及长安，这也是宋人长安情结的根源所在。

¹ 以中华书局整理的1965年版本的《全宋词》为标准。

² 《词律》卷十八《西河》，中华书局，1957年版。

³ 《宋诗钞》卷一《杏花》，中华书局，1986年版。

⁴ 《类说》卷十六《平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⁵ 《宋诗钞》卷五《览含元殿基因想昔时朝会之盛且感其兴废之故》，中华书局，1986年版。

⁶ 《吟窗杂录》卷三十二《游长安诗》，中华书局，1997年版。

⁷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⁸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⁹ 《中国地方志集成》之《陕西通志》（雍正）卷九十五《艺文志十一》，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¹⁰ 《全金诗》卷二十八《陈司谏规》，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¹¹ 《须溪集》卷九《八声甘州 贺词》，《文渊阁四库全书》别集类十八。

¹² 《历代诗余》卷十二《好事近》，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¹³ 《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四《重修汉未央宫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¹⁴ 《剑南诗稿校注》卷三《山南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¹⁵ 《十八家诗钞》卷二十四《醉题》，岳麓书社，2009年版。

¹⁶ 《十八家诗钞》卷二十八《感事》，岳麓书社，2009年版。

¹⁷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二《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¹⁸ 《剑南诗稿校注》卷四《闻虜乱有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 ¹⁹ 《十八家诗钞》卷二十四《书愤》，岳麓书社，2009年版。
- ²⁰ 《剑南诗稿校注》卷二十六《岁暮风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 ²¹ 《十八家诗钞》卷二十四《观长安城图》，岳麓书社，2009年版。
- ²² 《十八家诗钞》卷二十八《书事》，岳麓书社，2009年版。
- ²³ 《和清真词》之《少年游》，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 ²⁴ 《全宋词》之《李曾伯·水龙吟》，中华书局，1965年版。
- ²⁵ 《历代诗余》卷七十四《酹江月》，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 ²⁶ 《乐府雅词》卷中《晁次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 ²⁷ 《乐府雅词》拾遗下《忆王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 ²⁸ 《乐府雅词》卷上《李元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 ²⁹ 《历代诗余》卷三十五《临江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 ³⁰ 《全宋词》之《秦观·忆秦娥》，中华书局，1965年版。
- ³¹ 《历代诗余》卷八十九《沁园春》，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 ³² 《全宋词》之《苏轼·西江月》，中华书局，1965年版。
- ³³ 《历代诗余》卷四十一《苏幕遮》，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 ³⁴ 《全宋词》之《郭应祥·万年欢》，中华书局，1965年版。
- ³⁵ 《历代诗余》卷六十五《三姝媚》，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 ³⁶ 《历代诗余》卷八十三《绮罗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 ³⁷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三《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 ³⁸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三《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 ³⁹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七《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 ⁴⁰ 《古今词统》卷十六《贺新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 ⁴¹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七《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 ⁴²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五《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 ⁴³ 《全宋词》之《史浩·清平乐》，中华书局，1965年版。
- ⁴⁴ 《花草粹编》卷十七《长调》，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⁴⁵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
- ⁴⁶ 《汉书》卷四十三《娄敬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 ⁴⁷ 《全后汉文》卷二十四《西都赋》，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 ⁴⁸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
- ⁴⁹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唐纪七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
- ⁵⁰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唐纪八十》，中华书局，1956年版。
- ⁵¹ 《长安志》卷一《管县》记载，唐代京兆府管辖范围包括“万年、长安、咸阳、兴平、云阳、泾阳、

三原、渭南、昭应、高陵、同官、富平、蓝田、鄂、奉天、栌阳、好畤、武功、醴泉、奉先、华原、螯屋、美原”，共二十三个县。而宋代京兆府管辖范围包括包括“万年、长安、鄂、蓝田、咸阳、醴泉、泾阳、栌阳、高陵、兴平、临潼”，共十三个县。

⁵² 《宋史》卷二百七十七《张鉴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⁵³ 《宋史》卷三百二十《余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⁵⁴ 宋初，根据《长安志》卷一《管县》记载，京兆府有“户五万二千七百二十”，到北宋末宋徽宗时期，根据《宋史》卷八十七《地理三》记载，有“户二十三万四千六百九十九，口五十三万七千二百八十八”

⁵⁵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一《仁宗》记载，包拯曾上奏：“陕西累岁丰熟，今秋又大稔”。《类编长安志》卷七记载“在朱雀门外，乃旧之草市，有坡，故号曰草场坡”。草市的出现，表明长安过去严格的里坊制度被打破，商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⁵⁶ 《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⁵⁷ 长安作为都城的弊端在唐朝就有所显露，除了因为战乱影响之外，长安的人地矛盾也是十分激化。因此这一时期，长安对江南的粮食产生了极强的依赖，唐朝中后期，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统治集团更是屡次到洛阳就食。

⁵⁸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中华书局，2004年版。

⁵⁹ 《淮海集笺注》卷十三《进策·安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⁶⁰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唐重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⁶¹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唐重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⁶²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张浚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⁶³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⁶⁴ 《宋史》卷四百零四《王若海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⁶⁵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陆游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⁶⁶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虞允文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⁶⁷ 《契丹国志》卷三《太宗嗣圣皇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⁶⁸ 《宋朝事实类苑》卷一《祖宗圣训·太祖皇帝》记载：“今之勍敌，正在契丹，自开运已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

⁶⁹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记载，宋向辽“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

⁷⁰ 《金史》卷七十七《宗弼传》记载，宋主“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

⁷¹ 隆兴二年（1164年）宋金签订“隆兴和议”，根据《宋史》卷三十三《孝宗本纪》记载：“请正皇帝号，为叔侄之国，易岁贡为岁币，减十万；割商、秦地”。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签订“嘉定和

议”，根据《金史》卷九十八《完颜匡传》记载，金宋双方“世为伯侄国，增岁币为三十万两、匹”。

（雷小虎：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